

时值旅游旺季,在每天登临甲午故地刘公岛的上万名游客中,会不经意间发现在距离刘公岛正南2海里处,有一座不太显眼的小岛凸出海面。这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小岛,其名曰日岛。在这座小岛上,120年前曾发生过一场异常激烈的炮战,而且是在甲午之战中难得的一场“令日军胆寒的胜仗”,指挥者就是时任“康济”舰管带、民国时期官至海军总长、新中国成立后荣任首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唯一一位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北洋海军将领——萨镇冰。



## 萨镇冰与日岛保卫战

□彭均胜

### 日岛炮台:海上堡垒

日岛原为露出海面的一片礁石,远远望去,好似衣裳漂浮海中,古称为“衣岛”,因在威海市区向东海湾远眺,它恰处东方日出方位,再加上威海方言中的“衣”与“日”两字同音,清初改叫日岛。

日岛东西长约120米,南北宽约80米,岛岸线不足千米,面积仅有一个足球场大小。

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在威海湾沿岸和刘公岛上部署炮台多所,以此构筑“炮”、“舰”协防的海防屏障。日岛因其位置特殊更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注意。在勘察各口岸海防奏折中他特意提到在日岛修建铁甲炮台一座,并曾亲自乘小轮勘视炮台地址。负责修筑炮台防御工事的北洋护军从海湾南岸载来砂石将其加高,筑成一个近圆形人造岛屿,并在岛上修筑地阱炮台,远望去,如同天然形成。

日岛炮台基本呈圆形,高出海平面约14米,整体筑有炮位、掩体、火药库、护坡墙等。炮位有两个大地阱,设置英国阿姆斯特朗厂制造的200毫米口径地阱炮2门。岛上还有口径120毫米平射炮2门,口径65毫米平射炮4门,由此成为较为重要的一座海上堡垒,可与刘公岛6座炮台共同构成威海港最前沿的一道防线。如果这几座炮台被毁,北洋舰队将失去最后的阵地依托,由此可见其战略位置多么重要。在李鸿章奏折阅海军事折中称:“臣等于十七日至黄岛,次日至日岛实验地阱大炮,于隔海里外置靶,一击而中,瞬息升降,灵准非常。”此时的清廷也为威海卫沿海布有如此坚强防御壁垒而深感海疆之安宁。



1895年拍摄的被炸毁的日岛炮台。

### 临危受命坚守日岛

1895年1月30日,日军半天就轻松占领了威海卫以及海湾南北两岸的诸多炮台,随后对刘公岛及港内的北洋舰队发起了全面进攻。

丁汝昌为加强日岛防御力量,特令“康济”舰管带萨镇冰临危受命,率领30名水手到日岛镇守,正值寒冬腊月,狂风呼啸,滴水成冰,萨镇冰与众水兵不畏艰辛,由此开启了长达8天的浴血奋战。2月7日的战斗最为惨烈,日军以扶桑、筑紫等25艘舰艇轮番向日岛轰击,已被日军占领的威海南岸各炮台也向日岛猛轰不已。萨镇冰激励水手坚守岗位,誓死拼战,刘公岛炮台也频频发炮支援,双方展开了异常激烈的炮战。

当时参战的北洋海军洋员肯宁咸记录了激战的情形:“萨管带带领了30名水兵来守这炮台。他在这岛被攻时非常英勇,虽然冒着不绝的炮火,他亲自把守着射击炮。一次,三个水兵守着一门炮,冒着凶猛的轰击,其中有一个因炮弹爆发,颈上、腿



萨镇冰。

上和臂上三处受了伤,可是一等伤处好,他仍旧坚决回到他的职守,只手助战。”

据日军的战史资料记载:“此役,敌炮台颇能战。以八门大炮抗击我舰队十余艘,运转巧妙,猛射我各舰。”

日本海军遭此打击,气焰受挫,只得暂时停止进攻。虽然打退了日军的一次次进攻,但

守岛官兵伤亡很大,火药库被炮火炸毁,驻军营房被炸塌,一座地阱炮被炸坏,且妨碍了另一门地阱炮的射击。这样,日岛炮台已经失去了抗敌作用。丁汝昌不得已下令放弃该台,萨镇冰只好奉命撤回刘公岛。日岛遂被日军占领并彻底摧毁。然而,日岛炮台在萨镇冰的带领下用仅有的8门火炮抵抗住了整个日本舰队25只舰数百门速射炮的轮番围攻,使日军未能向威海湾越进一步。

### 无情未必真丈夫

萨镇冰在近20年的海军生涯中,无论是教授学生,还是管带大小舰艇,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是带领水兵驻守日岛炮台,还是他从军以来的第一次。日岛没有淡水、粮食、蔬菜,守军所需物资全靠刘公岛和威海湾南岸供应。

为避炮火,守岛官兵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掩体中。恶劣的生活环境,加之劳累过度,萨镇冰一度身患疾病。其夫人陈氏闻讯从福州赶来探视,正准备登上“康济”舰时被萨镇冰得知,他当即下令水兵撤开舷梯不准夫人登舰。部下反复劝说,萨镇冰仍不准千里迢迢赶来的夫人登舰一晤,他正色道:“此地非同寻常,今日非同寻常,怎能允其登舰?告她当我已死,令其速回。”萨夫人被拒见,只得垂泪南归。以战事为重的萨镇冰,忍受病痛的折磨,与水兵们日夜坚守日岛炮台抗击日军。

半年后,萨夫人病逝,怀着对妻子的愧疚与眷恋,年仅37岁的萨镇冰,在以后的岁月里,将子女寄养岳家,虽身居高官显位,却终生未娶。有人问他,为何不再续弦,他说:天下若再有一位女子和我太太一样的,我就娶!

### 【民间记忆】

## “红嫂”的寻找

□苗得雨

作家刘知侠,1960年前后在我家乡邻县沂水住了一段时间,写了一批小说。其中有一篇叫《红嫂》,写战时沂蒙山中一位大嫂用乳汁救伤员的故事。几年后,另一些人改成京戏,进京演出打响,后改成电影。另有中央歌舞剧院去我家乡县横河一带体验生活,写了《沂蒙颂》,使“红嫂”故事在全国家喻户晓。

“文革”后期,我“解放”后去家乡一带深入生活。县里一些乡友说,战时咱这里像“红嫂”这样的人物很多。县宣传组(即今宣传部)负责人王维农介绍说:“红嫂可能是横河西村一个女哑巴!”我便去了马牧池公社横河村一处叫李家林的地方,村干部李开文等陪着,见了女哑巴,叫明德英,老伴李开田比她大20岁,已去世。明大娘比划着说了当年一些事,指着墙上挂的《沂蒙颂》宣传画,说他们来时,她下的挂面给他们吃的,她找出半根面条让大家看;她说老头睡去(去世)前,曾用小车推着她去上海,去看救过的伤员庄新民。还有些故事,是村里帮助说的。



后来,我知道了知侠写的,是曾在我县当过抗联主任、县委副书记的李子超给他说的一个真实

故事:在孟良崮战役中,枣庄一带一个正奶孩子的年轻媳妇,在南山上剜野菜,遇到一个受了重伤的战士,躺在那里嘴直动,是需要喝水。小媳妇哪里也没有找到水,便掀开怀,给伤员喂奶。把伤员救过来了。但这事不让宣传。作家便写了个虚构的。你看,原型原来真有。不让宣传,也不便去访问。我访问的,是我和县里找到的。找到的,故事还更多。后来,省里党史委等部门定的“红嫂”代表人物就是明德英。已在门前立了碑。其他各式各样的救伤员、掩护伤员的沂蒙大嫂,都叫“红嫂式”人物。近年,县里又建了“红嫂纪念馆”。

我说明德英故事多,也是经过了几多周折,在近20年间才调查清楚的。有的情节在流传中有变化。如说为掩护一个伤员,搂着当作喂孩子,躲开了敌人。真实故事是:把那个伤员放一个空坛里,喂乳汁,正吃奶的小儿子从床上摔下来,摔伤了大脑,成了终生的痴呆。几年后,我专程去上海访问庄新民,想从他那里了解清楚明德英比划的事。一天内去了两次,都只他老伴和女儿在家,说:“出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好像不愿谈当年事,接待很冷淡。我走时说了句气话:“早知道这样,当年沂蒙山乡亲不该掩护!”

后来,庄新民给县史志办写去了很长的材料,说因当年与部队失散,在乡亲家养伤,造反派说“历史不清”,把他打成了“走资派加叛徒”,直至1977年,还在关押中,没有人身自由。因此,让山东省文联那位同志产生了误会,以为他有意躲着不见。他把明德英大娘和丈夫李开田怎样掩护的过程,详细写了下来。明德英的许多比划,至此我才全明白。另外,县里还查清了对另一些伤员的掩护情况。至此,我也才能写出完整的散文式史料《“红嫂”的发现》。

### 【口述城事】

□李炳来

## “一奶奶出了两个总理”



潘复



靳云鹏

谋处处长、国务总理等,是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其余三人分别为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他也拥有丰富的实业和资产,是民国年间政界、商界的一名风云人物。

靳云鹏是民国乱世之中较有影响的军政人物之一。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两次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军政大权。论资望,靳云鹏在北洋派中仅次于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与皖系、直系、奉系等派系要人都有较深关系。靳云鹏在辛亥革命、袁世凯窃国、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见证和参与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而靳云鹏,就是邱莹莹的亲生儿

子。

自从潘复登上了仕途最高峰——国务总理的那天起,“一奶奶出了两个总理”便在济宁一带传为佳话。只是那时在很多人的眼里,认为是“命好”或是“巧了”,而没能从启蒙教育的角度去探讨这“偶然”中的“必然”。

“欠一口,教一句”,这看似简单的六个字,却蕴藏着一位母亲的无限爱心和智慧。正是这简单的六个字,才创造出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其实,这位母亲的伟大之处还不止这些。就在她在潘家当奶妈时,潘家曾遭受土匪刘三的绑票,在这关键时刻,她什么都没想,就用自己的亲生儿子靳云鹏替下了潘复。刘三知道上当后,不但没有为难靳云鹏,反而被邱莹莹的大义之举感动,主动放了靳云鹏。

1927年,靳云鹏仗着与张作霖的亲家关系,企图第三次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没想到最后总理的位子被时任交通总长的潘复得到,两人关系恶化。1929年春,邱莹莹病危,在病床上对靳云鹏讲,“你们兄弟不能和好,是为娘的一块心病。”靳云鹏听了马上给在天津的潘复发去电报请他速归。病危的邱莹莹看到两人握手言和才闭上了双眼。

1926年,张作霖入京主政,9月潘复任财政总长。次年,张作霖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政府,任命潘复为国务总理,并兼任交通总长。至此,潘复登上了他仕途的最高峰,当上了北洋政府第32任总理。也许你并不知道,这位国务总理潘复,就是吃邱莹莹的奶水长大的。

潘复(1883—1936),原名贞复,字馨航,济宁东门大街人,清末举人,生于累世为官的名门望族。潘复幼时,倜傥不羁,颇有才华。

辛亥革命后,潘复跻身政坛,加入进步党,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但无所成就。后到关外供职于张作霖幕府中,得与奉系发生渊源。其崭露头角,始于“争路”。清光绪末年,原拟修筑天津